

神鸟

短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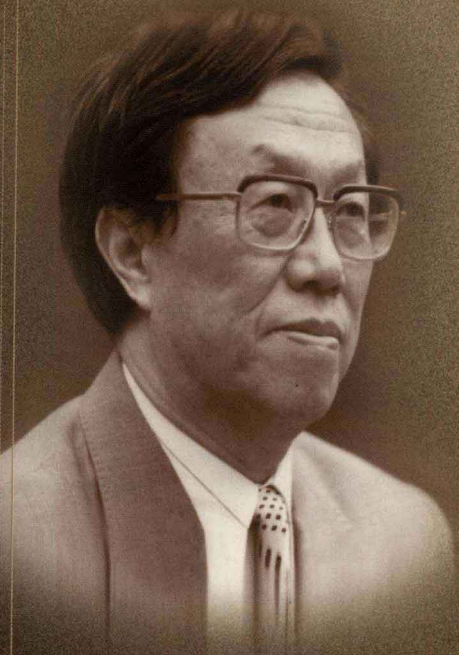
小

说

选

王蒙著

上



王蒙

至少我有理由指望

我的作品会比我自己更长久

我已经不在的时候

也许有一个青年

会为我的某一篇散文而微笑

也许有一个少女

会为我的某一篇诗歌而动容

也许有一位长者

会为我的某一篇小说而煎熬

单是这样想一想已经够让人激动的了。

天驹文库

王蒙

短篇小说选

①上

王蒙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鸟: 王蒙短篇小说选 / 王蒙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10
(天驹文库)

ISBN 7-225-02189-3

I . 神 ... II . 王 ... III .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 第 075023 号

神 鸟

王蒙短篇小说选

(上、下册)

王 蒙 著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 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42.375
字 数: 95 万
插 页: 2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000
书 号: ISBN 7-225-02189-3/I · 433
定 价: 74.0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自序

从1953年深秋那个晚上我提起笔来开始写《青春万岁》初稿的最初几行字的时候算起,已经是整整四十个年头了。

我为了我们的国家、社会、生活更加美好而写作。我为什么写作?它的答案与为什么革命为什么活着是一样的。

我爱生活,我叹息一切美好的瞬间的短促。只有文学才能使美好的瞬间与永恒连接起来。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文学就是怀念,文学就是复苏,文学就是青春,文学就是人生的滋味,文学就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文学就是生命所剩余的一切。

至少我有理由指望,我的作品会比我自已更长久。我已经不在的时候,也许有一个青年会为我的某一篇散文而微笑,也许有一个少女会为我的某一篇诗歌而动容,也许有一位长者会为我的某一篇小说而煎熬。单是这样想一想已经够让人激动的了。

至少我有理由希望,我的作品会比我自已走更远的路。我的作品会走进我还没有机会走进的房子,我的作品会说我还不会说的话,我的作品会有比我自已更宽阔的胸怀和臂膀,拥抱我

们的这个星球，拥抱我们的这个世界，拥抱那个叫做人的同类。

至少我有理由希望，在写作的时候我能够比我自己还要好一点，聪明一点，丰富一点，有时候更执著一点，也有时候更豁达一点。因为我是太平凡了，我是有太多的缺点以至于缺陷了。我不满意于自己，我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新投胎一次生活一次，我只能在写作里得到一些校正与补偿。

我喜欢语言，也喜欢文字，在语言和文字中间，我如鱼得水。语言和文字是比人民币和美金更重要的财富，我要积累它们，更要使用经营——有时候是挥霍浪费它们。

我喜欢你也喜欢他，只有在写作当中，我们才得相识、相交，成为朋友。而如果没有朋友，我们是多么孤独呀！

我喜欢写作还因为我并不是总是快乐的。谁能回避那些沉重的不愉快的甚至于可怕的事情呢？然而当这一切经验都成为文学的契机的时候，人生就比较能够忍受了。

文学使往日重新鲜活，文学使黯淡变成趣味——至少是自嘲，文学使痛苦焕发辉煌，文学使灰烬蓬勃温热。文学使有所作为者尽情发挥，文学是仁人志士的战场、十字架至少是试验场；文学又是智者弱者无所作为者孤独者清谈者自大狂自恋狂胆小者规避与逃遁者的一个“自欺欺人”的游戏——避难所。

文学是有为更是无为。文学是有为的无为，无为的有为。

文学是一种快乐。文学是一种疾病。文学是一种手段。文学是一种交际。文学是一段浪漫。文学是一种冒险。文学是一种休息。文学是上帝。文学是奴婢。文学是天使。文学是娼妓。文学是鲜艳的花朵。文学是一剂不治病的药。文学是一锅稀粥。文学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

最后，我写作，还因为我是王蒙。我只能为王蒙，我希望我

是王蒙,所以我只能写作。所以我还要一页一页一篇一篇一本一本地再写下去。我愿意放弃这和放弃那,但是我不能放弃写作。请原谅了,再一次地请求原谅了。

王 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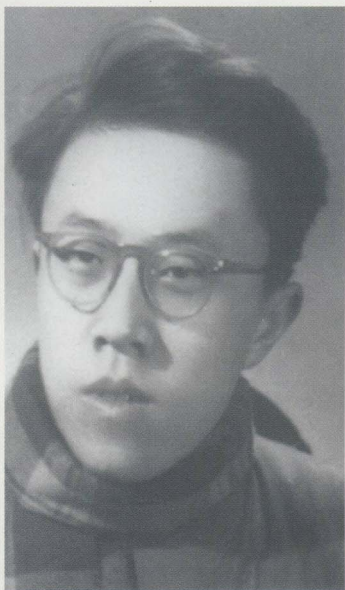
I-247-7
20043
1



作者像



儿童时代的王蒙



青年时代的王蒙



王蒙与长子王山

王蒙与夫人崔瑞芳



王蒙与维吾尔族老房东阿卜都·热合曼（左一）在一起



王蒙(左二)与丛维熙(左一)、邓友梅(左三)、刘绍棠(左四)



王蒙和新疆文
艺界的朋友们



王蒙参加文化部
工作会议



王蒙接受杨澜采访

目 录

上 卷

自序/1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

冬雨/41

眼睛/45

最宝贵的/57

表姐/63

歌神/75

友人和烟/98

悠悠寸草心/112

夜的眼/134

风筝飘带/145

海的梦/165

说客盈门/178

春之声/189

深的湖/202

温暖/229

心的光/241

最后的“陶”/258

惶惑/279
春夜/295
听海/309
黄杨树根之死/326
青龙潭/356
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373
色拉的爆炸/382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393
淡灰色的眼珠/425
好汉子依斯麻尔/459
灰鸽/495
苦恼/501
光/504
小说二题/516
葡萄的精灵/524
爱弥拉姑娘的爱情/533
妙仙庵剪影/553
小事(二题)/564
边城华彩/575
爱的影(三题)/600
焰火/612
高原的风/617
无言的树/640
爱情三章/650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一

3月,天空中纷洒着的似雨似雪。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车夫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客气地对乘客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传达室的工人、复员荣军老吕微跛着脚走出,问明了那年轻人的来历后,连忙帮他搬下微湿的行李,又去把组织部的秘书赵慧文叫出来。赵慧文紧握着年轻人的两只手说:“我们等你好久了。”这个叫林震的年轻人,在小学教师支部的时候就与赵慧文认识。她的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只是下眼皮上有着因疲倦而现出来的青色。她带林震到男宿舍,把行李放好,解开,把湿了的毡子晾上,再铺被褥。在她料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撩一撩自己的头发,正像那些能干而漂亮的女同志们一样。

她说:“我们等了好久!半年前就要调你来,区人民委员会文教科死也不同意,后来区委书记直接找区长要人,又和教育局人事室吵了一回,这才把你调了来。”

“可我前天才知道,”林震说,“听说调我到区委会,真不知

“怎么好。咱们区委会尽干什么呀?”

“什么都干。”

“组织部呢?”

“组织部就作组织工作。”

“工作忙不忙?”

“有时候忙,有时候不忙。”

赵慧文端详着林震的床铺,摇摇头,大姐姐似地不以为然地说:“小伙子,真不讲卫生!瞧那枕头布,已经由白变黑;被头呢,吸饱了你脖子上的油;还有床单,那么多褶子,简直成了泡泡纱……”

林震觉得,他一走进区委会的门,他的新的生活刚开始,就碰到了一个很亲切的人。

他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心情跑着到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的办公室去报到。副部长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刘世吾。在林震心跳着敲门的时候,他正仰着脸衔着烟考虑组织部的工作规划。他热情而得体地接待林震,让林震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在办公桌边,推一推玻璃板上叠得高高的文件,从容地问:

“怎么样?”他的左眼微皱,右手弹着烟灰。

“支部书记通知我后天搬来,我在学校已经没事,今天就来了。叫我到组织部工作,我怕干不了,我是个新党员,过去作小学教师,小学教师的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有些不同……”

林震说着他早已准备好的话,说得很不自然,正像小学生第一次见老师一样。于是他感到这间屋子很热。3月中旬,冬天就要过去,屋里还生着火,玻璃上的霜花融化成一条条的污道子。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他想掏出手绢擦擦,在衣袋里摸索了半天没有找到。

刘世吾机械地点着头，看也不看地从那一大叠文件中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打开纸袋，拿出林震的党员登记表，锐利的眼光迅速掠过，宽阔的前额下出现了密密的皱纹，闭了一下眼，手扶着椅子背站起来，披着的棉袄从肩头滑落了，然后用熟练的毫不费力的声调说：

“好，好，好极了，组织部正缺干部，你来得好。不，我们的工作并不难做，学习学习就会做的，就那么回事。而且你原来在下边工作的……相当不错嘛，是不是不错？”

林震觉得这种称赞似乎有某种嘲笑意味，他惶恐地摇头：“我工作做得并不好……”

刘世吾的不太整洁的脸上现出隐约的笑容，他的眼光聪敏地闪动着，继续说：“当然也可能有困难，可能。这是个了不起的工作。中央的一位同志说过，组织工作就是给党管家的，如果家管不好，党就没有力量。”然后他不等问就加以解释：“管什么家呢？发展党和巩固党，壮大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的，把党的生活建立在集体领导、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这样做好了，党组织就是坚强的、活泼的、有战斗力的，就足以团结和指引群众，完成和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任务……”

他每说一句话，都干咳一下，但说到那些惯用语的时候，快得像说一个字。譬如他说：“把党的生活建立在……上”，听起来就像“把生活建在登登登上”，他纯熟地驾驭那些林震觉得是相当深奥的概念，像拨弄算盘子一样的灵活。林震集中最大的注意力，仍然不能把他讲的话全部把握住。

接着，刘世吾给他分配了工作。

当林震推门要走的时候，刘世吾又叫住他，用另一种全然不

同的随意神情问：

“怎么样，小林，有对象了没有？”

“没……”林震的脸刷地红了。

“大小伙子还红脸？”刘世吾大笑了，“才 22 岁，不忙。”他又问：“口袋里装着什么书？”

林震拿出书，说出书名：“《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

刘世吾拿过书去，从中间打开看了几行，问：“这是他们团中央推荐给你们青年人看的吧？”

林震点头。

“借我看看。”

“您有时间看小说吗？”林震看着副部长桌上的大叠材料，惊异了。

刘世吾用手托了托书，试了试分量，微皱着左眼说：“怎么样？这么一薄本有半个夜车就开完啦。四本《静静的顿河》我只看了一个星期，就那么回事。”

当林震走向组织部大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放晴，残留的几片云现出了亮晶晶的边缘。太阳照亮了区委会的大院子。人们都在忙碌：一个穿军服的同志挟着皮包匆匆走过，传达室的老吕提着两个大铁壶给会议室送茶水，可以听见一个女同志顽强地对着电话机子说：“不行，最迟明天早上！不行……”还可以听见忽快忽慢的哐哧哐哧声——是一只生疏的手使用着打字机，“她也和我一样，是新调来的吧？”林震不知凭什么理由，猜打字员一定是个女的。他在走廊上站了一站，望着耀眼的区委会的院子，高兴自己新生活的开始。

二

组织部的干部算上林震一共二十四个人，其中三个人临时调到肃反办公室去了，一个人半日工作准备考大学，一个人请产假。能按时工作的只剩下十九个人。四个人做干部工作，十五个人按工厂、机关、学校分工管理建党工作，林震被分配与工厂支部联系组织发展工作。

组织部部长由区委副书记李宗秦兼任，他并不常过问组织部的事，实际工作是由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掌握。另一个副部长负责干部工作。具体指导林震工作的是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

韩常新的风度与刘世吾迥然不同。他27岁，穿蓝色海军呢制服，干净得抖都抖不下土。他有高大的身材，配着英武的只因为粉刺太多而略有瑕疵的脸。他拍着林震的肩膀，用嘹亮的嗓音讲解工作，不时发出豪放的笑声，使林震想：“他比领导干部还像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二天韩常新与一个支部的组织委员的谈话，加强了他给林震的这种印象。

“为什么你们只谈了半小时？我在电话里告诉你，至少要用两小时讨论发展计划！”

那个组织委员说：“这个月生产任务太忙……”

韩常新打断了他的话，富有教训意味地说：“生产任务忙就不认真研究发展工作了？这是把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也是党不管党的一种表现……”

林震弄不明白什么叫“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和“党不管党”，他熟悉的是另外一类名词：“课堂五环节”与“直观